百判 下

自判

序

余自海外得還束身囹圄蒙國民過愛幸保殘生得與數十年形離影絕之親朋同志重敘舊緣愛余者患余者責望余者知余與不知余者咸欲悉潘佩珠歷史之始末嗟乎余之歷史百敗無一成之歷史耳流離奔播幾三十年連坐之累殃延郡國黨錮之獄毒流同胞每中夜撫心仰天揮淚蹉跎二十餘載慙負鬚眉翹望無名之英雄有如饑渴夫古來鼎新革故之交掃盪澄清之役無失敗而能成功者曾有幾何法蘭西建共和民國經三四次革

命而始成其明証也吾儕苟鑒於已往之覆轍思改其所以敗者急籌其所以成者求生路於萬死之中確定良方於九折股之後機事密則無破綻之虞心德同以圖洗血之業有成功之一日則潘佩珠之歷史寧非後起者之前車乎哉蒙親朋過愛嚴促再四爰奉命而草是編顏曰自判

自判

余之歷史固完全失敗之歷史然其所以得此失敗者病痛處誠甚顯著而其所可自豪者亦不敢謂其全無今於正編之前特摘舉其大槩有數端如下

一自信力太強謂天下無事不可為此為不量力度德之罪

一對待人太直謂天下無一人不可信此為無機警權術之罪

一料事料人惟注意於其大者乃至微行細故多任遺真率意行之往往因小故而誤大謀此為疏畧不小心之罪

以上三者其最大病痛處也餘姑心誅不能盡述

一冒險敢爲當有難千萬人吾往矣之槩而於壯年辰爲尤甚

一與人交接苟得一言片善亦終身不敢忘而於忠告痛責之辭尤所樂受

一畢生所營謀專問目的期取勝於最後之五分鐘至於手段方針雖更改而不恤也

以上三者每自謂足爲足錄之才長知我罪我皆所承認

以下依年表體畧分爲三紀

第一紀爲余微辰雖無足述然一生所從來不敢忘也

第二紀爲余壯年在未出洋以前所潛養密謀陰結豪傑種種行動悉載是間

第三紀爲余既出洋以後之歷史

第一紀

我國阮朝嗣德二十年丁卯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二月余父潘文譜先生母阮氏嫻生余於雄山藍水間之東烈社沙南村村爲母貫余世業讀書素清寒暨余大父沒家益落幸余父爲辰通儒硯田筆耕僅足有給父年三

十余母歸父年三十六而生余余生年爲南圻亡後之五年呱呱一啼聲母已若警告曰汝且爲亡國人矣（註 雄山俗稱遁山梅黑帝抗唐兵兵敗遁至此而崩山有帝陵故後人改稱雄山）年三歲余父攜余歸祖村屋於墓山之南即今余所居之家春柳總丹染村也余父嘗遠客蒙臺館師余生至六歲撫育教誨皆余母獨任之母性仁慈好施家雖貧賙親朋鄰里遇有急難力能所施者一文一粒亦必割與之撫余幼長半句語亦無茍率余侍余母十六年絕不聞一詈罵人之聲有以橫逆來付之一笑而弭已母幼陪諸兄讀書能熟記者至死不忘余四五歲不識字乃能誦詩經周南數章蓋母口授也年六歲

余父帶余至高塾館授余漢字書纔三日讀盡三字經背讀無遺外者交異之以論語授余讀習寫字且令寫所讀書每課讀至十餘張家貧紙不能多得用芭蕉葉代紙寫熟即焚之年七歲授以諸經傳皆能畢辭其義嘗倣論語作潘先生論語多詠學友之詞父見之痛鞭余遂不敢復爲作書戲年八歲能作辰俗短文應鄉里府縣小考輒冠其軍年十歲辰嗣德二十九年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丙子乂靜間紳豪起義以平西名目號召諸府縣渠率爲清漳秀才陳縉演州秀才杜梅河靜秀才黎鑒余聞

其事亦聚塾中諸小兒竹筒爲砲荔枝核爲彈作平西戲被鞭責極
嚴益喜動好奇其素性然也
年十三歲已能作近古詩文多爲鄉村老塾師所不能辭余父欲令余
就業於諸大先生之門然鄰社村無大塾館以貧故不能遠遊乃隨父
塾兼請業於春柳阮先生之門先生諱喬深於漢學以舉人補編修旋
棄官隱居授徒得余甚器余辰爲余借諸大家藏書令余讀漢學之文
因是大有得惜辰尚埋頭於科舉腐文無足錄者
註昔辰爲科舉腐文決非漢字之罪今日爲奴隸旁文亦非西學之罪

環境黑暗生埋幾多年少聰明可勝浩嘆
年十七歲辰為嗣德三十六年（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癸未北圻全失寧平以北義兵蜂起余
亦豪興勃發欲響應北圻諸義黨然無可為力乃深夜挑燈草平西收
北檄文潛粘於官路大樹上冀有所警動然身賤言微空文亦無影響
檄揭數日全被行人撕滅無一附和余始悟辰名之不可不立也於是力攻科
擧之文文名益噪疊中省嚴元
年十八歲辰為建福元年（一千八百八十三年）甲申余母於是年五月棄余余丁母憂
不得應試家境又極窘苦二幼妹失養余纔又兼尸饔余糊口於筆耕

乃自是始

年十九歲辰爲咸宜元年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乙酉其年五月順京失守七月法兵陷

乂安城乂靜紳豪悉奉出帝勤王詔起義爲合民兵挺胸受彈大義所

激亦云愚忠而余於是辰乃始學爲兒戲可笑也愛國戲先是官吏

紳豪皆募鄉勇結團兵斬木揭竿遍布山野余以一試生挽腕不能禁

乃奔走鼓動諸學友余友陳文良舉人不祿仕〻籍首贊成之得黨六十餘人擬組

爲試生軍眾隊長一席無充任者益其事寔唱自余而余於黨中年

最少資淺望輕力不能與無可柰則與陳君諧舉人丁春充家力慫

勇丁出任隊長丁頗有義氣諾之遂造名冊定軍號貲餉械俱無從出方造捐簿謀製械未及旬法兵驟至焚燬射殺虐焰薰天黨人心灰胆寒詬責余與陳君為惡戲余父又嚴懲余余遂詣丁取名冊取消識生軍章事尚密又速毀無被覺者是舉也寔大兒戲然余因是得一良教訓知凡欲為英雄必潛有所養欲圖大事必積有所謀躁進輕動之徒暴虎馮河無能為也自是之後凡十餘年余專從事於修養一方面益致力辰尚之文藝思博一名務厭俗譽以預為他日馳騁之地並一方面潛求古兵家戰陣之策籍如孫子十三篇武侯心書虎帳樞機兵家

秘訣等書皆於深庭密室手寫而熟念之以須滿他辰寬衍之暮本
年二十歲辰滿同慶元年（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丙戌余一生革命之志願寔發始於是
年憤賊嫉仇有觸即吐困極暮縉梅所滿首著一書顏滿雙戌錄
前編詳記甲戌乂靜之役後編畧記丙戌勤王之役並附短評極〻稱
誦縉梅二公〻公原以逆渠受戮者幾不齒於社會予首錄之予朋
徒力逼余燬其藁然余又困是得一良教訓嗟乎聲價未騰羽翼
未就而欲所夢想者遇於旦夕空言且難況寔行乎
年二十一歲至三十一歲此十年中滿余蟄居雌伏之辰代其故有二滿

家庭苦境所束縛吾家自高祖以下四代俱单丁父以孽子承家余下終鮮兄弟父老病貧鰥係余爲命余又天性孺慕故凡有連累及父之嫌者余一切避之因是專業授徒并為賣文得金頗豊晨夕供父賴以無缺囊中所餘者則盡移於結客之需凡綠林亡命及勤王餘黨皆樂與余爲秘密友余後來失敗之胎寔結於是辰而余一生大意之媒介亦於此十年中遇之造物之磨壞磨成個人良工心信獨苦矣

一爲文章命途所困阨余幼知讀書粗曉大義素不願爲鄉人嘗誦風塵不忘惟竹帛立身最下是文章隨園詩話中語之句阮愛國君年十歲辰

聞余醉中朗吟此句今尚能追述之然含憤忍志六赴鄉闈文俳揚中乃
得一掛名優籍余魁鄉薦辰有自賀文中有一句云不如意常八九事
愁生當廉外幽風混竊吹於三百人愧死門前南宮邪余故友台山先生余之極喜誦此句
鄙薄俗名固如是矣
余一生最得意之死友有二人一爲海鯤鄧君蓉紳魚海先生一爲阮君
誠小羅先生介紹鄧君於余者爲文章之緣介紹阮君於余者爲勤
王餘黨固異而果同聲氣之招綵亦甚巧矣
初余窮巷授徒問字者數百人每讀書授課輒反覆於古仁人志士之

事而黃潘泰潘廷逢之歷史尤津津樂談冀其有所感然惟鄧君領會最深余所著憤辰嫉俗之文及納叛招亡之事秘不使人知者鄧君必預知之君與余為文字友凡十有二年與余為革命友凡十一年雖以失敗終於殺身成仁不污賊手余慙負君多矣

先是咸宜乙酉年京陷駕奔勤王黨雲起水湧又靜則羅山潘公廷逢之爲魁凡十一年南義則有青霞阮公數爲之首亦四年始熄辰余以年輕翼薄家無次丁故不敢露頭角然潘公餘黨諸頭目余皆陰結納之義贊襄香山阮囧督辦宜春何文美副領奚廣管奇蓉賀以至隊捐

隊桂之徒皆爲余密友而阮西允與余綢繆益此君爲潘公黨中重要員

嘗與廣南青霞阮公黨諸友通往還稔悉小羅先生之爲人每爲余

談南義黨事必極贊其人余於出洋前三年始與小羅面謀而精神

上之交已十年餘之久矣其後一見心傾提挈余最力寔先容者爲勤王黨人

余三十一歲辰爲成泰八年（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丁酉干懷挾文字入場終身不得應試

之案因浪遊北圻又走順京館穀於安和武公之家公武伯合君之令嚴也

授徒暇以文章結識諸名人國子監祭酒吁先生能静深諒所器重台山鄧元瑾

先生至是始訂金石交梅山阮尚賢先生讀余悻石瀉兒賦（有自云三生塡海之恩未忘將伯）

一片補天之力又是逸君大嘆賞出所藏阮露澤承天薊門高士不留舉業深曉世界大勢先生丈授余余讀天下大勢論現世思想乃寔始萌芽又借余以東中戰紀普法戰紀瀛寰志略等書余因曉寰海競爭之情狀國亡種滅之悲慘益大有擊刺先生為余談曾公拔虎之義勇余心藏其人脫籠破樊之恩乃於是萌動雖阻於環境鬱鬱未伸然藏器待辰力伺機會又逾二年而余竟發展其所藏矣

第二紀

年三十四歲爲咸泰十二年（一千九百〇〇年）余魁鄉試既有猎假托以掩飾俗眼而余文又拾是年九月以七旬終家庭重負一擲而輕余乃始著手於實行革命之計畫余初與東海諸同志籌有所圖可分爲三大計畫

其一爲聯結勤王餘黨及諸山林健兒唱起義兵目的專在於討賊復讐而手段以暴動爲首難

其二爲擁扶盟主擇於皇系中立之陰結當路諸有力者爲援應且糾

合南圻義士同展舉事

其三依以上二計畫必須外援展則爲出洋求援之舉而其目的專在於恢復越南設一獨立政府除此外尚無若何之主義

辛丑壬寅二年間爲寔行上策第一條之計畫余乃辭謝諸館主而設帳授徒在家表面則聚徒評文裡面則集黨議事贊同副吳以至白齒舊徒如檢共黑龍密友如徒奇輩皆往來雜沓於余家有間則往清乂靜諸邊地結納綠林之豪琴毛諸頭目皆通款訂明盟焉

辛丑年夏余與羅山潘公子伯王志友王叔季先生及遊黨宜春陳誨

等凡數十人謀於法共和紀念日以短兵奪法械襲取乂安城於甚至是齊會城下因內應愆期事竟中止以是黨謀頗洩爲法探院悉知之密告於公使座幸是辰乂督陶 義余所爲大祖護之竟未失敗余自是乃專意於陰求內應之策

壬寅年秋余向曾一度派人往北圻赴安世縣蕃昌屯謁黃將軍花探此行爲贊因與余門弟某君黃以往者皆坐客不之信竟不得要領而還是年冬十一月余欲親往謁黃因北圻珥河鐵橋成開博覽會余請陶督給余以赴會文憑遂遍遊北圻歷訪舊義黨之遺存者南定前

督辦孔君曾於是辰爲北圻客黨之巨擘余每北遊必宿於其家余旣至蕃昌屯止從者劉鋒阮遵於屯外而余單身入屯辰黃公健將公子曾公子璜與公長男董率部下禪佐軒爵輩以禮款余余宿屯中十餘日然黃公方病中但令公子董代面接余且期以後會謂如中圻能首唱大義公亦樂爲應援先是以靜人從北來多道黃公事寔無一人深察其內容者及余至屯歷覽屯次始知黃公威令行於上游數縣儼然爲我

國亡後之一小獨立區公起身孤寒初本牧豎投勤王黨爲一戰卒以戰功累升至提督屢挫法兵法人百計誘之終不屈適法人方經營越桂鐵路而

諒山北江間辰被黃兵襲毀鐵軌不能敷法人苦之乃與公請和以上游一
縣四總與公定爲八甲一修撰之條約爾成二年間戰役公名聞於歐亞使
我國億萬人一心公何遽不如花盛頓加里巴的
癸卯年春爲寔行第二條之計畫乃以入京坐監爲名一則借便遍遊平治南
義以皇南圻諸轄求多得同志者一則陰與皇家中人密相同還求得置光
主黎莊尊其人又一面則於當路中人希求得一二左袒者謂此中或有張留
侯狄梁公在也嗟夫今日之敝國情勢大與昔殊而現辰之奴隸又大與昔異
予此計誠過拙且奇愚矣

余抵京入監纔旬餘即與阮同遊廣南昇平訪小羅先生先生一見懽如平生
心談至徹夜因介紹余一人曰尊室遂者蓋擁劉玄德之計先生寔先余籌
之及既晤遂則余頗不滿意欲更求優者如魚之乃及遂遂嘗以陰謀光復
被逐逃入廣南小羅收藏既五六年然視其人器識亦近俗余故不悅小羅謂
余曰吾輩起事先收人心現辰一般思舊之徒尊君討賊外尚無若何思想
楚懷王黎莊尊不過英雄起事辰之一種手段耳且圖大事必須得大宗金
錢而我國金錢天府寔爲南圻南圻爲阮朝開拓之地戴阮甚深嘉隆復
國財力皆出於此間今若得嘉隆正系而擁之號召南圻必易爲力余爲南

義舊黨虛竊稱重名有所行動蹤跡易敗君以坐盟爲京當就近物色皇系中人要覓髙皇正系爲東宮之裔首求得之此下碁第一著也余然之旣則就京盟遇皇系中人必留意焉協和餘孽同慶正嫡儲皆耳目及之然未有心投者父之訪知東宮英睿皇太子尚有嫡嗣孫曰畿外侯彊柢乃余友瓊瑠阮淡君以風水星命師寓緣諧安舊河邊之侯柢宅初以相命餂之知其人頗藏大志乃告以所圖則應曰諾遂定盟爲余復奔昔羅約以是年二月日會見畿外侯於前布政范某公席上二人甚相得維乃由畿外侯价紹余承〻扵天陳府尹文安總督某皆許容焉然陰結當路之計畫尚無

端緒余乃著琉球血淚新書自呈於濰川胡公麗辰爲兵部尚書乃由公价紹其書於部院閣諸長官東閣阮讜夫部院述皆招余至署與余畧談會有滇言防禍之意余復詣胡公欵談久之公嘆息謂余曰事尚可爲辰無人想及今萬事俱不自由復何言矣胡公於官場中爲佼佼者然所得僅如是他何望焉前所計畫已歸無望然目麋得鹿竟魚得珠事有出於望外者胡公得余所着書即命門下屬吏遍抄之且以示同鄉諸紳士南呈義學子爭傳誦爲西湖台川盛平諸志士固是與我成莫逆友乃至五郎幼趙諸志士咸以此辰知有余琉球書所价紹之賜也書分五段前一段痛言亡

國喪權之辱預陳將來結局之慘禍中段詳言急救圖存之策一開民智
二振民氣三植人材末段則期望於當路者以不朽事業勉厲之
書既行小羅謂余曰君今可以南行矣乃爲余購通行券給行驢合其徒名

七山陳祝

丑者與偕先是余久聞朱篤七山陳祝之名乃棍雄而遁於禪者欲晤其人因
遍訪張定胡勲之餘燼或有存焉者否且先容識外侯於南圻義民以預爲
號召辰之準備

南遊

癸卯年十二月上旬余抵柴棍遊覽數日乃變歷六州諸轄隨處運動月下
旬至七山訪陳祝於山寺其人言談慷慨年逾五十貌尚倔彊前曾數次被

Thái Hữu (阮誠憲先生) 襄 Sui: 1856 Tốt: 26-1-1914 chừng chừ

法嫌疑下獄旋得釋乃入寺爲遊行僧噎亦戴泉祠司之儔也以畿外侯亭告彼歡甚約余於來春詣京謁侯陳陪余辰有一句話余至今不能忘彼云凡秘密事欲有所謀宜於青天白日下空山曠野中談之不宜於深宿密室蓋深宿密室之中耳目不能及遠難於隄防徒與偵察者以機會也

余自七山四至沙的遇一人曰託藻俗紹會同阮誠憲於余此公後亦出洋與余同事凡七年餘旅香港爲圖行刺事爲法人捕獲以歸死於河內獄噎如此公者亦南中之奇士與

越明年正月下旬一千九百〇四年余自南中緣陸路經過宮安平定遍尋諸有志者

聞平定有賣腿者原海陽之豪以千奇童案被終身流河僊途中辭抵歸仁自抉其目官為傳辦遂遁寓於是對人不肯道姓名但使人呼之為腿蓋此君失

（遲先 腿 牛）

敗後憤而自貶之名也余訪所寓長則於前三日死矣余大哀輓以聯云聞所聞而來湖海姓名留我愛悲莫悲乎此英雄豪俠我人存

（通言厚）

余聞通言厚亦流寓於平定省邊地欲往訪之至谷吉縣則見法兵與習兵數人擁扛此君過縣但遙相視不能通一言他年余出洋至香港聞得此君之奇事

嗣德年間君附洋商船至港訪得清匪擄掠我國婦女九九十餘人賣與港商君素熟英文乃以事陳訴於港英督英官為給資遣送被擄掠者歸我國

(秦小羅先生)

(請教徒)

我朝廷賞君以九品銜君不受後以潛謀革命得極刑嗟夫有此人才而如此位置國不得亡乎(按適厚自以個人交涉港督送還我人被擄蕪園集亦言之)

余歸廣南宿小羅宅僅一夕返京蓋監生久面久恐招人疑故也是年三月會試余落第二場於其日潛走廣南會七山陳視於小羅宅即偕陳視赴京謁畿外侯後偕陳赴廣南會烏耶穆公賢等數十人籌進行策陳承認南田籌欵事而余再往北圻約以四月初請畿外侯潛赴是間閒驛廣容會余辭别小羅又遍走各地方陰約廣平以北諸教徒具道謨永具傳美裕具通琮琉具王廣平皆以辰疏通情意良教岐視之疑雲黑霧一掃而空之亦快舉也此事吳廣寅為

奉行最力之人蓋與於失蹤後嘗隸名於教徒籍中今携余俱之燕路轉東得
如意所以余出洋後教民扶義之力爲多
至期爲四月上旬余赴會歟外侯亦蒞焉預會者凡二千餘人小羅宅外賓豪盛
家僮鄰役視爲故常而小羅文巧爲英雄欺人之技鷹張遂無覺者以晨
開會逾午而散會名但會中知之不立簿冊章程計畫俱口授心傳而已推戴
外侯爲會主稱呼辰但曰翁主禁不得露會字阮誠潘佩珠程賢務瑞鄧
子敬鄧蔡紳等皆爲會員稱呼但曰兄弟是日所商定其最重要者有三款
一爲會勢力之擴充計要於最近辰期廣招黨員厚集黨費
一爲暴動後

繼續之進行要於最近辰期籌足各種材料　一爲確定出外求援之方針與其手段前二欵則以上列各黨員協任之後一欵則專委阮誠潘佩珠密籌之非行人越境後各會員不得預聞以防走洩以故余未出洋以前各會員鮮有知其事者

是日會將散而余之小僮名春者（彼爲前義揭擇之遺孫余撫之自十三歲）忽自京監踉蹌而來纔入門面余附余耳語余以意外之警信小羅知之引余出庭園余告以故蓋於前三日往京欽使烏忽電咨監官叫斧酒高總裁催余起座云有所質監官得咨俱錯愕余惧謀洩小羅笑謂余曰是無懼彼有所風聞欲採其虛寔耳若果謀洩則已逮捕安用催咨爲今君速歸京直赴欽使座然後回監則彼釋

然矣余如其言詣使座彼則屏左右示余一紙爲偵探密告之辭辭俱風傳無寔
証者余隨問隨答彼無以難彼問辰屢注目視余余神色不變從容辭出語人
曰欽使問余君文名噪一辰何爲更落會試衆皆信之余捧腹而已然自是余之行動益愼密
經此辰間諸同志俱盡瘁於黨務前各計畫畧有條緒而小羅與余則全註勞於
出洋之舉其切要者一爲經費一爲外交人才一爲嚮導人小羅曰經費一事余與山
叟兄能辦之外交人才於今寔難既無他人必君親往嚮導人余已熟籌矣余
想現辰列彊情勢非同文同種之邦誰肯助我者中朝已讓我越與法況今國勢
衰弱自救不暇惟日本爲黃種新進之國戰俄而勝野心方張往以利害動之彼

必樂為我助縱秦兵不出而購械借資必易為力苟為秦庭之泣莫若赴日
為宜吾友曾君振虎自勸王失敗曾走兩粵又奉國命赴旅順通好俄使好既
不成轉往臺灣依劉永福日本占臺劉致曾君赴暹假途歸國今潛跡滬而
報國之心愈堅余前曾有書招南回不日曾君必來彷人之任一以委之不患指南無
車矣余於是決計為日本之遊惟於未出發之前必須辦完者數事一為囑托
諸友益外援但為內力之聲勢在內組織尤宜完全不可不早謀事前之豫備

（鄧盛平）

是年七月日余以賀會榜為名首由小羅家訪盛平菴公宅適西湖潘公台川

（西湖）

陳公俱在座徹夜談懽甚余亦以將有遠行意相視而笑為余祝成功嗟乎

此席遂爲余與台川永訣之日一則斷頭臺上血染山河一則湖海餘生精舍金石余心事百未了其何以地下告程嬰哉

曾先生

是辰曾君攷虎自比來纔抵小羅家寓晤余之第一日君年外四旬而蒼髯秀骨英氣橫秋一望而知其爲飽閱風霜之人也談海外情形甚悉而於當辰中華人物尤歷歷如數家珍余晤君喜爲天授談及東行事君槩（慨）然願前驅君謂余曰吾二人在外必須有人以辰往返通遞消息藉窩內外之線此任亦匪輕必老練而耐艱勞兼有膽識者乃能當之余辰以鄭子敬對小羅亦云然蓋子敬年外四旬奔走勤王黨有年而於新黨亦多出力兼海翁之故也行計既決然余

所未辦完之事尚須在內數月奔走始克成行

八月余再往北圻晤梅山先生並孔督辦及其他同志九月遍謁乂靜諸黨友十月至廣平約教會諸重要人如具通具傳等開宿會於巴屯之一教堂此坐人多為賢厚之餘黨與法人仇怨頗深其他則為學善秀定所運動以來者咸願為余等後盾十一月辭國子監乞以臘月回家因辭別諸監友約明年再赴監以俟會試期余坐監凡二年而監中人與余同志者僅一二人耳京師學界之所得乃如是哉

十二月上旬余偕漁海翁子敬詣小羅宅會諸密友以鳥耶程公尊室遂商畫

同等三四人商定分途任事之計畫出洋求援事以余與曾君拔虎鄧君子敬任之而內黨進行諸事宜則全托於小羅與吳海商畫既定余於是辭別小羅萬里之行寔發軔於是其後惟子敬屢往返於小羅宅而余與曾君則是日成為與小羅永訣之日嗚呼刎頸交希海天途邈雞鳴風雨魂夢徒縈之痛何如哉

次日余回京謁畿外侯宅告以東行之計且預告以挾侯出洋之意侯亦應諾

十二月中旬余回家先是數年余潛往南北道乂安凡五六次皆不至家鄉里但知余在監勤業而已至是遠行謀將大露故一回家以數旬間整理族中祠堂墳墓諸事亦余無他圖也十二月晦余約曾君拔虎至宅黎君璃與隊消等亦踵至俱

（陳君炳 敬之）

送行贐若干大同陳東風君則以白銀十五勞贈余為豪義大可嘉者蓋此君初與余為一面之交也計行贐所得共三千元諸志友所贈外皆為小羅所籌給也尚有周書同君自以意贈二百元餘皆以運動得之則小羅之力也

乙巳年正月初一日余先遣曾君比行偕余於南定孔定宅君之家慮出發辰有異人易為人指摘故也初四日春首事完余以書招同志數十人於余家開最後之别席且辭别鄉里告以再赴京坐監謀官之志即於是日首途黎君瑞送至乂城陪余行者惟鄧子敬河静陳君炳則願送余至南定陳君教徒中之錚錚者能研究洋書自製洋鎗及碑藥奇巧絕倫余初謀為暴動之舉首結識君

余出洋後君以入山製鎗事竟得重病齎志以殁
余之初上途也經舉人陳文良家宿一夕陳君家素貧然與余爲硯席至友微知
余行意罄家所藏得銀十元出以贈余且謂余曰十年至交萬里一别姑以銀一元償
一年友債此外非余所知也余笑而受之至乂城謁台山鄧先生辰先生方督乂安學
堂謂余曰君行矣在内所急者爲開民智植人才之事余與鼻川諸人任之余以魚
海君托先生宿談一夕越日上火車至南定入督辦孔宅則曾君已在是又遲數日以
俟行贐之至蓋余等自家出發辰不敢多帶金錢另由廣南某君河靜某君
分任齎送之役月之十五日二君至陳君炳别余南回余與曾鄧二君則取路河内

至海防此二處皆有曾君密友所至如意遂於月之二十日搭海防諸商船寫由海防至芒街者自是以下則入於余出洋始終之歷史

第三紀

乙巳年（一千九百〇五年）余三十有八歲矣其年正月二十日發海防曾君謂余曰由水程入華有二路其一偷度竹山入中國之防城縣界此路頗艱險而易於秘密其一適（走）芒街過一江橋入中國之東興縣界此路頗平坦而難於掩藏我今宜偷度竹山爲便晚九點鐘船泊玉山余三人離船上陸蓋余等爲行商樣船中法人不之問也步行約半日程至某澳村曾公出十字架令余繫之於頸此全村皆教民但見十字架者無敢非者既則入一老漁家家主爲曾公舊識與主人飲食畢亦竊手作十字

（黑慧）

彤行祈禱禮主人大歡是日夜深逾十一點鐘之久橫舟上岸則已入中國防城縣界矣

正月二十日早宿於竹山市船户洗龍之家洗亦曾公舊識安置行裝畢念鴻鵠

（二點鐘主人爲雇一漢船潛渡余三人偷渡江舟行又）

脫籠則不覺喜極欲狂因此間絕無法人耳目也由竹山至廣東有二條路一由陸

程橫渡江上東興經欽州至廉州乘北海洋船至香港一由水程乘帆船江行經欽

州以至廉州可搭（搭）洋船達香港如遇順風則帆船亦可達辰主人將行商赴港余等

遂乘其帆船行至北海凡六日乃乘北海洋船至香港於無意中得一好友曰黑慧爲

船中廚夫長者君往來周視於雜客間頗疑予三人爲逋逃客樂與余攀談然余

未敢實告以事惟力致殷勤約以赴港後相會於旅店二月上旬船至香港君約

於泰安客棧晤余余至棧宿一日夜曾公留余於是而獨往鄱開訪前亡臣尊室說陳謨又一日則里慧君來會余談話中頗曉大義且深嫉法人所爲余告以此行之意君大感動願爲新黨効力自是以後陰輸金錢密渡學生一切船中秘密事君力担之由內輸出之金錢書信毫無錯誤而絕不言及酬勞染指之要求忠誠之心久而彌篤其弟里習亦不亞於君今聞二君皆被徒流嗟夫青衿黃帶我國中此輩何限而熱誠義氣乃得之廚傭中亦大可傳之事也

抵港數日余歷覽周圍各城庸見英人殖民地各政策則大驚異道途之潔整商業之蕃昌固不待言而外人入港之自由尤出余意外余等以異樣衣服來此然無

破題外
交文

人間及通行券即何國籍人亦不問及此為余平生所經得未曾有
英人學堂報館凡數十間一為商報即為保皇黨機關一為中國日報為革命〔党〕機關
余至商報求見其主任徐勤勤不納至中國日報主任馮自由君亟邀余入筆談頗久
大表同情於我等所謀馮謂余曰迨之十年後吾黨排滿成功始能為貴國援手今日
尚非其辰但以主藩蓋關係則求之滿政府中人亦未必全無補益現粵督岑
春暄滿臣而漢人也且彼為桂籍人廣西與粵辰齒君往懇彼或得一擘余初出外
於外交事寔為堂下人聞馮言信之並製一書委曾君往省城托相識人為岑
幕賓姓周者達於岑督周約得岑紙旨則派人赴港招余余是書為外交文

字之破題兒也其含有希望可知因是住港久之以候岑信後竟杳然余漸悟專制朝廷之無人滿清與我朝一邱之貉耳

余在國內曾得讀戊戌政變中國魂及新民叢報兩三篇此皆為梁起超先生所著者極歆慕其人適上海船中遇留美學生國權君田國為余道梁先生住所則為日本橫濱山下町梁館余大喜擬一到日本則必先謁見梁三月上旬船到上海起日之心益急奈此辰日俄戰爭方在結束中日本商船被政府收留故上海更無日船其餘洋船往日商因戰事亦〔未〕完俱滯留不發余等不得已停宿於上海一月有餘四月中旬日俄戰爭已停始有日商船至上海余等藉中國留日學生湖南趙君為指南針共

乘同船至橫濱所最苦者日語既不通而英語又不甚曉筆談手語煩累滋多寔外交家之奇恥也

四月下旬船抵神戶余等行裝頗重日本言語習慣俱不曉幸趙君爲余照料引余入旅館宿一夕即乘火車赴橫濱途中車上凡諸所需悉由趙君代辦行客相逢儼如兄弟不辭勞不責報大國民之美質誠然哉亦漢文之媒介也

先是余晤趙君知君爲革命黨人故余謁梁之事不談及蓋革命與保皇互相氷炭余在香港已稔聞之既至橫濱則趙君別余謂余曰今我赴東京此處爲橫濱君等所需已囑日本警吏爲君照料矣余茫然亦彊應曰諾既則下車登站

門因行李不可覓呆立站口久之有日本人戴白帽而帶佩刀者來余前敬禮余出懷中小簿筆語余曰君等何以不去余曰覓不得行李其人曰余已為君等覓之旅館券矣所有行李君等至館即得之乃招人力車三輛引余等上車且囑車夫數句語竟則至一館名田中旅館坐未定而我等之行李至矣蓋日本火車規則客與行李不得並裝人與畜物不得同載雖四等車亦然謹衛生護行李客每坐必明揭容客若干人為限客有所行李由車役夫善視之且為之護送車中無拾遺者余與曾公嘗遺脫什物於車上後數日仍覓得之余於是嘆彊國之政治與其國民之程度只此一事視我國何啻天淵哉

此机会亦已逝去矣

越數日修一書自伸紹於梁超超先生書中有句云落地一聲哭即已相知讀書十年眼遂成通家云云梁得書大感動肅余入酬應語多曾公譯之心事之談多用筆語梁公欲悉其辭約於次日再會筆談可三四點鐘畧記其最有深意之詞如下一貴國不患無獨立之日而但患其無獨立之民二謀先復之計畫有三要件一貴國內之實力二兩廣之援助三日本之聲援貴國內苟無實力則下二條皆非貴國之福公又附註國內實力為民智民氣與人才兩廣之援為軍與餉械日本聲援為外交上亞洲彊國首先承認獨立之國三因余談及求日援之事公乃云此策恐非善計兵入境決無能驅之使出之理是欲存國而反促其亡也四貴國不患無獨立之機會只患無能乘機會之人才德法宣戰之辰則為貴國獨立之絕好機會也

數日余請梁公倫紹余於日本政治家蓋欲達求援之目的也公乃約余於五月中旬
引余見大隈伯爵伯曾兩次首相爲維新功臣而現爲進步黨之黨魁也至日余
詣公公曰欲見大隈必先見犬養毅子爵此人爲前文部大臣而現爲進步黨大
總理大隈之健將也日本於民黨中此二人最有力於其日梁公偕余二人赴東京先
謁見犬養毅又因犬養毅謁大隈伯爵相見展賓主俱甚歡繼談及求援
事犬養毅問余曰君等求援之事亦有國中尊長之旨乎若在君主之國則皇家
人爲宜君等曾籌及此否余曰有之乃於袖中出畿外侯乞通行密文示之犬養
曰宜翼此人出境不然將落於敵人之手余曰我等已籌及此矣辰則大隈犬養

梁公三人交談久之為謂余曰以民黨援君等則可以兵力援君等則余非其長
現辰戰國情勢非日法單獨問題乃歐亞競勝之問題日欲援貴國則必與法開
戰日法開戰則球全之戰機皆動以今日之日本與全歐爭力尚不足君等能隱忍
以待機會之至乎余曰苟能隱忍則余等何苦為秦庭之泣大隈曰今日君等至
此余等始知有越南人印度波蘭哀及菲律賓亦皆亡國然無若是之幽閉者
君等能鼓動國中人士多數棄國出外使其耳目一新無論至何一國操何一業皆
可呼吸新鮮空氣精神無悶死之憂此為救國之急圖也犬養又謂余曰君
等已曾組織成一革命黨乎余此辰羞慚欲死自念國中尚無真正完全之革

命黨者然亦飭訶以對組織則有之然黨勢尚微薄幾等於零大隈又云君
等能率其黨人來此我國能盡收容之抑或君等樂居我國我且為君等授
室優待以外賓之禮生計亦無可憂蓋尚俠義重愛國我日本國人之特性也
隈語辰頗覺自豪余聆之答曰余等跋涉重洋而來本為我國我民死中求活
之計若但得我身快活而我國民仍在地獄之中我竟忘之諸公亦何用敬重此人
為梁公在旁取筆書於紙以示伯隈諸人曰此人大可敬大養夫人亦出陪坐以所持
扇乞余題字余題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座間有日本眾議院議員柏原文太郎
者既閱盡余與三人筆談之紙則語余曰子今日見君等恍若讀小說中古豪

傑傳蓋越人至扶桑與我士夫接觸冥君爲第一人故余至此極悲我民之無達
圖而法人幽閉之術何竟窮奇極巧如是哉會談自上午至暮乃散此篇余
與日本人接觸之第一日梁公復招余至宅爲余商確圖存之計以筆談互問
答甚詳畧云我國與貴國地理歷史之關係二千餘年密切甚於兄弟豈有
兄坐視其弟之死而不之救乎袞袞諸公徒肉食耳余心痛之余殫竭心慮現
辰只有二策爲能貢獻於君者其一多以劇烈悲痛之文字摹寫貴國
淪亡之病狀與法滅人國之毒謀宣布於世界或能起世界輿論於萬一爲
君等外交之媒介此一策也君今能回國或以文書寄回國內鼓動多數青年

出洋遊學為興民氣開民智之礎基又一策也此二策外則惟有卧薪嘗膽蓄
憤待辰一旦我國大強則必對外宣戰發第一之砲聲寔為對法蓋貴國毗
連我境而越桂滇越之鉄路寔為我心腹之憂我國志士仁人無一辰忘此者君且
待之余此辰腦界眼界為之豁然深悟從前思想及所經營皆孟浪荒唐無足
（越南亡國）
取者於是首述越南亡國史書以示梁公請為出版公許之旬日而書印成余請梁
公請歸國辰乙巳年一千九百〇五年六月下旬也余留曾公於橫濱寓舍而余偕鄧子敬攜
越南亡國史數十本歸國此為目的有二其一為謀挾幾外傍出洋其二為世帯謀俊
秀青年數人出洋為潛引國人出洋遊學之先導也蓋遣人遊學必需金錢

而運動金錢必先得幾名僕出洋藉爲聲勢亦余此後極無聊之計畫也

乙巳年（一千九百〇五年）七月上旬余發橫濱中旬至香港里慧君所服役之洋船至君爲設密計潛輸余回海防宿一夜剃鬚髮易服以白布穿襆頭爲北圻商客樣乘火船至南定抵岸辰入夜矣乘夜步行至定宅孔督辦家告以東行詳情囑君物色北圻英俊住孔宅數日遣人先往廣南密告小羅而余改裝乘火車回义安沿途至寧平遇寧構某公某公以政府有嚴飭各地方密拿之令囑余小心余急於清華途中下車步行三日夜至河靜省投某同志家招魚海來商以擁幾名僕出洋事魚海不顧余入京圓正之約台山先生會於藍江之一小舟示以沮某公手

筆各紙台山讀報各書內有秘密組織援越之籌畫因謂余曰吾輩宜於國內秉此風潮組織農商學各會使我人知有團體然後鼓動進行方易為力此事當與粵川諸公籌之余亦力贊其說後來朝陽商館及各處農會學會之創立皆此尊旨也余因潛留乂靜聞會各黨人商議送人出洋遊學之策略一為精選青年須得聰俊好學而以忍苦耐勞能堅決不變者為格合二為籌辦經費由和平派與激烈派共謀之三為審慎委送之員人須得十分可靠者四為防備奸細混入與行情洩漏一切書件報告俱用特別符號代之若能但用無墨之知為尤妙

籌畫既定余於七月下旬再出北圻由海防舊路出洋與同行者有東諸阮式庚爲余師東溪先生之嫡男即今尚留德者高田某君清華某君預爲黑海送余至海防余以擁戴畿外侯之事專托君與小羅辦理子敬則再偕余東渡八月上旬抵廣東訪劉永福因謁前三宣贊理阮善述劉年已七旬而貌尚矍鑠語及西洋人則拍案曰拒拒打余因憶法兵兩次取河城俱無劉團則我人無一滴血洗敵人頸者噫彼不可謂雄耶哉余此辰崇拜英雄之心不覺見爲劉傾倒阮贊理亦有一事足師者公久嗜鴉烟已十餘年辰爲劉幕賓囊金頗豐烟癖尤重一見余至讀余所撰維新會章程及越南亡國史辰方吸烟遽推枕起猛然敢

烟具一擲盡碎之厲聲曰後進人乃如君等余可尚在黑籍中生活耶即刻絕烟因至終身一滴不上口其後公之長子慎於黃提督之戰役爲國飲彈仲子常以干新黨案流崑崙終爲弟繼年七十亦流崑崙嫡孫阮紹祖留學北京士官學校學成補上校竟得肺病齎志以沒余被捕長公尚存今則不知何如矣

余盤桓劉阮間幾一月專等畿外侯之信知非出歲僥倖未動於是携三少年復渡東海辰爲九月上旬矣余再往橫濱引三少年謁潘公坐甫定即問余以遣送學生事余曰此事已與在內同志謀之但所苦者經費一層富家子弟一步不敢出門而清寒少年無錢等於縛足余因指同行者曰彈數月經營僅得此三人耳公沉思

（奉勸國人遊學）

（六少年）

有頃謂余曰君可作一文鼓動國中諸有心人合腋成裘則經費有着矣余亦念除此幾無上策退草一文顏曰奉勸國人遊學文起語云嗚呼大洋西望滬河東顧我國江山安在哉即是文也稿成亦梁公公慨然爲余付版不取資印成凡三千餘張尚未及輸送回國而北圻六少年適以是辰至一爲河内梁君立岩與弟梁毅卿梁公玕之二少子也一爲秀才武海臣一則河東阮典又其他二人諸人皆潜跡渡海者及至橫濱則已囊無一文俱來尋余於橫濱之寓舍

初余僅租一下等住屋足容三人居今來者驟增九人而接濟餉源又未至一辰寓舍忽有人滿錢空之憂曾公爲余畫一策向旅日越商賒借薪米而含自供役

於洋船轉回廣東詣劉處等備悉欵滙寄到予公則褰攜助資遊學文數千本潜回國內鄧子敬亦與公偕謀於中圻兩圻行大運動九月下旬二人離橫津所留下之余等九人日惟糲米二餐食品僅鹽一合茶數杯小屋儱居相依為命辰方孟冬雪落如雨寒風刺骨手足皆僵而余等初出境辰毫無禦冬計單衣薄飯力攻饑寒幸梁處藏書甚多朝夕借覽頗足自遣而諸少年亦皆以悶苦相聚愠容不形其最可愛者為梁君五山岩君行動不覊談笑間辰呈豪爽之概見旅況益窘幾難自存則慨然曰不如以此辰吹簫更待何辰遂楊腹步行自橫津自東京一日逕投警察署門口席地而睡警吏詰以日語茫然不知所

咨而搜囊中又空空如也則疑爲心疾人及以筆談乃知爲我國少年因警吏大奇之

給以火車費遣之回橫濱君得錢頗足供數日糧乃不回寓遍訪東京諸中華

留學生寓所偶覓得民報報館中華革命黨之機關也主筆爲章太炎管

理爲張繼（現爲北平政府要人）二人皆爲革黨先鋒君自投館以寔情告章張章張哀

之俠之就館供三等書記之役且囑回橫濱引同患者來當量容數人君既回

寓纔入門則大笑謂余曰伯乎乞丐有效矣遂留弟毅卿於予寓而與其同鄉

二人別余往東京寄食於民報且習日語至是余寓僅九人終日枯坐誦伊阿彌三

聲（阿伊日字母發音詞）以俟南來之信余長雜咏頗多有句云孤鴻匹馬九兄弟萬水千山

多姓名蓋寔狀也

如是者二月餘有中國革命黨人名湯覺頓者見余等苦況慰之曰吾輩做革命有秘訣云不怕餓不怕死不怕凍不怕窮君等能如是則必有達目的之一日湯君又以一書介紹余於廣西邊防大臣莊蘊寬莊江蘇人請政府派守住桂邊龍州練新兵湯君之學友也逢月餘得莊答書內有云越人奴隸性根不可救藥雖有二三志士亦無能為湯持示余嘆謂余曰莊行營在龍州接通越界熟悉貴國人形情故所言如是余辰悲憤不自勝但背人揮淚而已然此窮愁無聊之中亦有一二事可紀

初曾公將回國偕余往梁宅辭別梁曰雲南鐵路主權歸法人為滇人所切齒今雲

殷承瓛

南學生留日頗多而振武學校學生類皆有志之人彼等學成歸國投身鎗砲之地將來君等舉事或多得助於雲南今君等可往與彼輩結交此下棋閒着也梁乃書殷承瓛三字授余謂余曰此人為鋒鏑者其餘由此人介紹可也余受之將以次日往東京尋殷然問其住址則梁公不知但知為振武學校學生而已越日余與曾蹇囊所有尚得銀數元括為上京之費至東京火車站下車招人力車來車夫問所往則出懷中紙授之車夫有難色蓋住址不明且余二人皆不能操日語故也頃之此車夫招其同業者一人引車至余前以筆語余曰此人不甚辭漢文今薦我於君等我通漢文君欲何往可以筆書君意我能引之語至此請余二人上車至振武學

（車夫）

校閲殷君則殷君已出校現方住宿旅館以俟明年入聯隊實習軍事車夫此辰面形不懌之色俯首沉思有頃遂拉車至路旁一僻處謂余曰君必止是待余尋得君友住所即來

夫以東京面積之大通計旅館不下數萬家以日本一車夫從尋一支那學生住所其難可知余初料彼與我國車夫同一奴性則甚以無錢償車值為憂

自晚二點鐘立等至五點鐘及見彼欣欣然來揮余二人上車去馳一點鐘許至一旅館則見館門横懸一長扁書寫客人姓名及國籍中有清國雲南留學生某某等字始知調查客人之所以易也及問車值則但以二十五仙對余大愕然出囊中

銀壹元授之且致其感謝酬勞之意車夫不肯受語余曰炤内務省所受規制
自車站至此屋車值只此數耳我以君等乃外國人慕日本文明而至者故歡迎
君非爲索錢而來君等給我過值則是輕薄日本人也余聞其言爲之怔倒嗟
夫我國民智識程度視日本車夫寧不慚死余既聆殷殷价紹余於雲南諸學
生有志者楊振鴻趙伸皆以此辰相識後日雲南雜誌成余亦一編輯員即造因
於此辰也

又一日犬養毅以一書招余至宅爲余价紹於孫逸僊先生孫中國革命黨之大領袖
辰方由美洲回日爲組織中國同盟會事逗留橫濱犬養毅謂余曰貴國獨立

（孫逸仙）

當在中國革命黨成功之後彼黨與君同病相憐君宜見此人預爲後來地步
越日余持犬養毅名帖并介紹辭詣橫濱致和堂謁孫辰亘八點鐘矣孫出筆紙
與余互談革命事孫曾讀越南亡國史知余腦中未脫君主思想則極痛斥君主立
憲黨之虛僞而其結束則欲越南黨人加入中國革命黨中國革黨成功之辰即舉其
全力援助亞洲諸被保護國同辰獨立而首先着手於越南余所答詞則亦謂民主
共和政體之完全而其主意則反欲中國革黨先援越南越南獨立辰則請以北越借與
中國革黨爲根據地進取兩廣以窺中原余與孫辨解相持有數點鐘之久亘十
二點余起辭別孫約余以次日夕再會談越數日又在致和堂會孫再申明前夕所談

輓孫中山

之意其實余與孫此辰兩皆誤會余實未知國中革命黨內容如何而孫亦未知越南革命之真相如何雙方談辭皆隔靴搔癢耳結果俱不可得要領然其後吾黨窮蹙急辰得藉手於彼等為多則亦此兩次會談為媒介也其後孫中山以肝癌病死於北京余有輓聯云志在三民道在三民憶橫津致和堂兩度握談卓有異神聽後死更憂以天下樂以天下被帝國主義者多年壓迫痛分餘淚泣先生蓋道其實事也

丙午為成泰十八年一千九百〇六年是年至戊申秋為余平生最得意之辰代蓋通計自有生以來所謀之順適無逾是辰者正月中旬得曾公來書云魚海翁已於今年元

是日擁纔外僕出洋月間即能抵香港余急整行裝回港延接抵港纔數日而僕適至同行者爲鄧子敬因與海翁護送至海防海防至港則惟鄧子敬陪行耳既晤僕談國內各狀隨下榻於粵商廣禎祥之店店主姓楊商人而好義者余在橫濱晨遇其姪价紹余等於楊楊敬慕其事願爲港中東道主曾公與余至港必食住於是不取償金雖旬月不計他日余有寔長亦嘗備貨於楊楊與之無吝色此一節求之我國商人中恐不易得也

周覽港市數日因越人傳君通欵於住港德領事館此爲余等知有德國之第一日他年吾黨人與德國人關涉之事頗多寔起點於是

二月上旬偕余往廣東訪阮公述於沙河劉永福宅辰維新會章程始付印全為余與小羅諸公秘密部組織在國內辰但口傳心諒為無字之章程今圻外侯與余既出外擬將派人四國行大運動則成文之章程亦不可無且阮劉二公亦贊成於是付印章程簡畧只大綱三細目六其尊旨專在恢復越南建一君主立憲國印成僅數百張為密攜入內之便也然此章程已於辛亥年十月宣布取銷會名改為越南光復會故今不復詳記

西湖先生

住劉宅纔數日又得一大可喜之事則西湖潘先生亦於是辰出洋是也二月下旬西湖抵港聞余往廣東即至是聞并訪劉阮二先生短衣散履頭髮蓬鬆

望之似勞動人蓋公欲傚船中伙夫以行而亦里慧君客輸之力也入劉定見余
等未語先哭余趨握公手歎不可言徐乃以勸助資遊學注文示公公大稱善及閱
維新會章程默不置答但云余甚願一渡扶桑即回國耳傷心人别有懷抱意即公
此辰之心事歟
余與公盤桓廣東十餘日公每談國事則痛指獨夫民賊之罪惡而尤切齒於現辰君
主之禍國殃民似以為君主專制之政體不除雖復國亦非幸事春圻外使在坐頗大
激刺於是自繕警告書付印書尾自署為民賊後彊柢云云書共數百本托里慧君
潛輸入內余亦委鄧子敬回內協同萬各分途走南北散布前之所述之各種文書專

(丙午軒)

(求謀送學生)

着手於鼓動遊學生與募習學費之二事擬擋畢余以圻外侯東渡而西湖亦偕余往三月中旬抵橫濱小寓之丙午軒

丙午軒者余等東渡首先成立之一小機關是長曾公入因已滙到銀數百元而圻外侯來行囊亦頗厚乃盡出其貲租日本樓屋一大間而請日本人授諸少年以日語習寫日文題所居曰丙午軒蓋因歲為丙午而含有我南離明之意義也

余既抵寓則急奉書於犬養毅求為謀送學生入學之事犬養毅謀於其同志三人一曰細川侯爵東亞同文書院院長也一曰福島安正陸軍大將現充參謀部總長而振武學校校長也一曰根津一陸軍少佐而東亞同文會總幹事也又委

其門下健將曰柏原文太郎者奔走斡旋於其間纔及旬餘則送人入學之事已有著落入振武學校者北圻二人中圻一人爲梁立岩陳有功阮典（梁即梁玉瑨死於太原之難陳即陳武庚）同文書院（院亦一中學校）者一人爲梁毅卿其他六人則俱以資格未到不得入四月上旬余送諸生上東京入學而西湖亦偕余赴東京參觀諸學堂及其他日本政治教育之成績謂余曰彼國民程度如此我國民程度如我能無奴隸乎此數學生入日本學堂爲公絕大之事業矣宜留東靜息專註意於著書且不必言排法只宜提倡民權民知有權則其他皆可徐圖也（此爲西湖始終堅持之維一主義　記者誌）

自是連十餘日公與余汲反覆辯論意見極相左公則欲翻倒君權以爲扶植民權

之基礎余則主先推外敵俟我國獨立之後乃能言及其他余所謀利用君主之意公極反對而公所謀尊民排君之意余亦極加贊成蓋公固與余同一目的而手段則大不同公則由倚法排君入手余則由排法後越入手此其所以異也然公政見反余而意氣則極愛余與余聯榻數旬公翻然欲歸國矣

辰則圻外侯亦已由余介紹福島大將福島謂余曰以國交慣例貴國皇孫（族）苟非得法政府允許則我國不能爲明白之收容只可混同於遊學少年中冒竊一留學生則善矣於是圻外侯離橫濱上東京入振武學校在校凡五人惟侯納費餘四人俱由日本給費此亦文明國之巧手段也

海外血書

五人既上校辰丙午軒呂數少年留住且習日文日語而余送西湖公至香港為最
後之囑別公語余曰公好珍重國人所屬望者惟公圻外侯無用也余敬諾叮嚀囑
後會且祈諸台山盛平集川諸公等竭力開民智結團體多為新黨後援
辰五月中旬矣適廣南二少年出會余於港且得小羅手書述國內黨情頗有澎漲之
象余因引二少年渡洋仍寓橫濱丙午軒着海外血書初編編成俟得便送回國會
圻外侯以學堂暑假亦回橫濱余謂侯曰遊學生雖尚無幾而中圻已俱有人不可
謂無影響惟南圻尚寥寥然宜亟圖運動之策運動南圻必須利用思舊人心乃
能有效今我公以高皇嫡派又既出洋宜草一宣告文派人入內回南鼓動少年令其遊

(敬告全國父老文)

學藉南圻之富源兼養中北之人才亦此善策促余速成之余乃撰 敬告全
國父老文 印成寄與港船里慧君轉交曾鄧二公發布於南中二圻而北圻則由阮
海臣君發布敬告文有 存吾君而空其國謂五洲公論之可欺白吾地以植彼民
殄億萬蒼生而寡惜雖今此有句踐少康之志爭奈雲屯雨塞天難與爭雖
國人有申胥諸葛之忠可憐海涸山焦地無用武 觀此文則余於南朝君相希望
甚深而所痛恨者惡政府而已
初余訪梁公辰公方修意大利三傑傳出以示余余極慕瑪志尼之爲人而瑪傳中
教育與暴動並行一語尤余所心醉是故一方面鼓動學生出洋又一方面屬國人以平

命之思想與其行動乃取海外血書初編續成之題曰續海外血書寄回國內黎某
君譯成國文流布全國　起語云　得諾些邏羅窒邏辳餒厄擬㐌別諸　即初
編也　又起語云　唎血淚吸術離諾　討腸時諸特包數駠船風景𩈘洲遶霅徬鄉
胣慈民庶　即續編也　初編痛陳外人滅種之毒政策其一爲陽剝即賦稅征役百
般煩苛務剝竭其膏脂是也其一爲陰朘即粉飾僞文明僞教育陰消人精神於不
知不覺之中是也　編續則首一段痛陳亡國之三大原因一是國君不知有民一是國臣不
知有民一是國民不知有國　譯文云　没羅𤤰役民拯別𠄩羅官拯切之民𠀧羅民只
別民黙君貝國黙臣貝族　此段反覆剖陳淋漓悲痛而其中一段則詳列救亡之策

極力挑動國民人愛國嫉仇之思想而其尊旨則歸結於舉國同心其目分爲十種
一豪富之同心二當途之同心三貴家子弟之同心四天主教民之同心五水陸兵士之同
心六棍黨之同心七通記洋陪之同心八婦女界之同心九仇家子弟之同心十海外遊
學生之同心此十段黎君所譯之文尤能發揮原旨淋漓盡致如棍徒一段有句云
腥風撲面哀劍彼之無靈憤氣塡胸望棍雄而遙祝皇天后土其鑒余心否乎云云
此書既付即余復回香港謀潛送書入內且迎接自内出洋之諸同志適河内武
敏建與楊關源阮泰拔即豐貽初至港即囑二君往港候船來行密輸計此書旦大
散布於國内武阮之力爲多

越南商團

是辰在港亦立一小機關因港有留學英文四五人故也港中越僑甚少其跟隨法人供傭僕之役者通計約四十餘人通記三四人餘則伙夫陪丁耳余遇諸項人無不大聲疾呼現身說法彼中亦有一二熱誠激動輸轉傳播皆樂聽余言余乃組織一越南商團公會募集股本謀營公利練習我旅僑以結團體公益之事會成立推通判范文心爲會長范南圻人通英文法文畧識世界情形然君主思想極濃蓋南圻人之特性也商團初立僑港之我國人皆踴躍入會法兵船中水手凡我國人皆捐助會款一辰頗形樂觀未及一年有法領事館之通言某乃老倮者報告於東京全權謂此會爲革黨機關法政府要求港督嚴令解散此會遂夭亡嗟乎無國之民哉

無一處而不被彊權蹂躪之苦也、
是年自秋徂冬、余嘗往返於橫濱香港之間、蓋日本為學生大本營、而香港又為
中外交通咽喉、余不得不以辰兼顧也、十一月上旬、余以學生出洋為數甚少、而國
內革命之行動、亦寂然無聞、憂心如焚、方欲回國親預運動之事、然苦行費尚
未充、幸國內南定省五少年來、一為鄧冲鴻、一為鄧子敏、一為年最少者、鄧國喬、又
其他二人、其前三人皆少俊可愛、而熱誠毅力則鄧子敏尚焉、為後來冒險敢為以
身殉革命黨者、鄧子敏君為最、
五人抵港、辰武敏建承委為住港機關幹事員、為四人等送日本至橫濱、賂

(南回 第 頁)

余出所携款千餘元助黨余行計乃決預料此行須四五月間乃能再東渡因此行之目的有三一乘便探察廣東廣西諸邊地凡毗連我國界者皆考究一遍以預定他日入內之方向一由越邊路親赴黃公蕃昌屯勸公加入革命黨因余前未曾得一番面接公也一要密接中圻各派要人及北圻諸寔行家共圖革命之寔現也籌畫既定即以銀三百元為旅行費其餘為住丙午軒諸少年學習之需余乃於十二月上旬上東京辭別圻外侯及在校諸學生即日取途至廣東先詣劉宅會阮公語以南回之意公親送余至欽州又介紹其舊部一人於余曰前德前初本以海賊著名自稱為前軍都統者其後歸附勤王黨為提督失敗後隨劉既入

蓋然其人不羈既入革發(復)理舊業爲兩粵綠林之豪長阮公謂余曰兩粵
邊地凡與我國接界者土匪巢穴遍地有之必此人引途乃能穿過蓋此人爲匪
徒所畏服也余曾於前德能大贊成余馳走兩粵邊地經過一月餘里程平坦無
事則此公寔余之恩人也前雖爲兩粵綠林之豪而對於我南人往來必力爲保
護言談極慷慨磊落常有寧爲雞口毋爲牛後之氣魄一路陪余行余以老
輩待前而前則以師禮待余余至今思之猶爲之感泣

(廣義之人)
初余由東返粵也會廣義一同志自內出余見其人有熱誠有勇氣似堪重
任者余謂之曰吾輩今日所經營者其目的在革命而欲革命之寔現必在內有

（陳世花）

運動之人其需要視在外游學為倍切蓋游學所養成者乃建設之人才而破
壞之人才則不能專委於游學也二君竟欣然願回國運動余乃取近作數種書
如越南亡國史新越南海外血書等及所作檄告文托二君為入內運動之材料某
某二君遂偕余一路至欽州既抵欽二君別余乘帆船至東興而余則與前德劉陵公
走欽州以西經過上思州下思州至桂邊之太平府總鎮說陳世華陳初本鴻（洪）楊餘
黨曾竄入我越為黑旗黨之健將後因清政府招撫以勳歷有功委駐桂統邊
防兵對我越人感情頗厚又稔聞余名見余與前德至則大歡迎陳云予部屬
尚有留在我越邊者多與黃花公往來親密余因告以回南會黃之意陳願為

炤料行討以通行劵及護衛兵各事又价紹余於他舊部將梁三岐梁前窩冦
現批圻太原之豪目也余盤桓太平府數日即上途陳窩防沿途土匪故特帶派
幇帶一員武裝勇兵十名護送余二人經過龍州凴祥州各隘至鎮南關鎮
南關者夾接我國諒山省文淵市之關口也關有清吏清兵駐此出關須呈護炤
文憑由關吏摸劵文乃可余將渡關太平府護兵與前德俱别余返惟幇帶
姓何者則偕余出關一入我國地界即有法兵屯屯有法少佐官任此檢査行客甚
客余入法官屯法官驗華官給許文憑信余與何皆華人無所詰難然測度身
材縞鏕面貌都甚詳悉乃傳余出銀三元摸買通行証劵余出屯上同登火車

至嘉林下車改途往太原入太原省界則知梁三岐在此關頗不弱上游林分各省素多蠻悍豪黠之徒行人憚之然見余等華裝則相戒曰此往大官處也者切勿犯余聞梁失據高平太原間法人初取此始視高平太原為險遠欲收撫梁藉免擾邊之患特授梁為招撫大使故土民稱為大官余於是哀吾民之愚且弱不惟彊如法人吾民憚之即華僑之黠者亦視之如虎矣余行一日程至太原省城又馳一日許至那市為梁所屯駐之所何季帶先介紹余於梁梁知其為自陳統領來亟致殷勤引余遍觀屯寨軍容之壯紀律之嚴不及安世黃公遠甚而餉藏之富人口之繁則過之然黃為獨立區若梁則為附庸也其價值迥不相同矣

初余見梁謂可利用爲一路援軍及既相見互通談察其人無遠大志但一綠林之
怪傑耳苟非黨勢已張外援接至則彼必不爲用我余於是頓生失望之意然事
有湊巧山西同志陳東英亦稍陳善初曾與余訂密黨是日適相遇於梁宅
陳亦爲運動梁而來陳既見余則介紹余於高熱友曰提功者功故勤王黨之名
戰將也累立戰功陞至提督與黃花採極相得勤王黨失敗後同事多出首免
罪或立功得官如提督輩惟採與功二人不願爲降將軍採入北江功走太原太原
以爲疾足者所得功無可柰則與部下數十人耕獵爲生戢伏於梁三岐勢力範
圍內之地然梁寬以僚友待之而法鷹張亦不之問法人尚視太原爲石田故也陳

（與黃先生訂密約）

請余赴其宅聚談久之視其額高頷豐兩目烱烱長拖腮曰願得機會再以刀上血
染仇人頭則此生了矣一日對余言久不騎馬髀肉復生俟得錢購一馬余即贈銀十
五元念若得宣戰機會則彼亦一戰員也既則功遣其長男引余從山路至北江行二
日程入安世縣穿過雅南市入蕃昌屯出功所授之秘密符號以示黃公公大喜宿余
於公子藚之屯數日殺牛釃酒集裨將開會以饗余余前曾一度入屯然與公握手談
心則此爲第一次余留宿於屯者十餘日其所與公訂密約有數事一爲公加入維新會
承認圻外侯爲會主二爲容納中圻之諸義人之失脚者三爲中圻能唱義辰公當起
爲應援而公所要於余者亦有數事一爲蕃昌屯有戰事中圻當援應之二爲有戰

(秀乂屯)　(派)　(奔走之責者)

辰維新會須給以外援之勢力三爲蕃昌有軍需缺乏之辰會黨中當盡力捐助之兩方俱以商安公乃爲余勘定大屯後之一小山借與中圻黨人爲根據地未幾松岩君與黃衡等相率入屯營一別寨稱秀乂屯即此番訂盟之結果也

越次日余偕密友河靜鄧君文柏别公趨北寧詣内裔社同志某公之宅萬海逸竹偕來以近狀報告密約中北各要人會商進行之策擬分爲二派一爲和平派專致力於學堂演説宣傳等事一爲激烈派專註力於運動軍隊整備武裝實行之舉動而其任奔走聯絡之責者北圻則專委武海秋君中圻則專委鄧子敬君海䲶翁則周旋左右於二派之間南奔北馳一肩兩擔自此以後在外之遊學費在内之實行

（東京義塾）

資皆賴以維持而革黨之影響乃日漸發展未申酉年間東京義塾發起於河城商會學會林立於南義而且有河城習兵投毒之事又靜有管隊武奮阮傳等有襲攻之謀惜乎辰機未熟羽翼未齊或則謀被洩而無成或則事垂成而忽敗其結果擲幾多志士之頭顱耗幾多義民之血髓傷心往事君休問憔悴年華不忍看即謂余此次南回但有罪而無功余亦無辭以辭矣

ARC HOANG 123

Montreuil le 4 novembre 1968

Trả lời rồi 26/11

Cher Monsieur Hải,

Je vous adresse ci-joint les 3 volumes originaux de Tư Phái ainsi qu'une photocopie et un microfilm du texte.

Chaque envoi se trouve sous une enveloppe séparée.

Ainsi que je vous l'avais

dit. c'est Monsieur Jean Chesneaux qui s'est chargé de faire tirer le microfilm dans son service, à titre gracieux.

Je regrette fort de ne pouvoir vous rencontrer et vous adresse mes vœux les plus sincères de prompt rétablissement.

Je vous remercie encore une fois de votre obligeance.

Bien cordialement

Georges Boudarel
137 rue de Paris
93 Montreuil

（東京義塾）

資皆賴以維持而革黨之影響乃日漸發展未申酉年間東京義塾發起於河城商會學會林立於南義而且有河城習兵投毒之事乂靜有管隊武舊阮傳等有襲攻之謀惜乎辰機未熟羽翼未齊或則謀被洩而無成或則事垂成而忽敗其結果擲幾多志士之頭顱耗幾多義民之血髓傷心往事君休問憔悴年華不忍省即謂余此次南回但有罪而無功余亦無辭以解矣